

国乒抵达德班
开启世乒赛之旅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
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730期 | 2023年5月13日/星期六 本版编辑/王剑虹 视觉设计/戚黎明 编辑邮箱:xmwhb@xmwb.com.cn

王羲之、范仲淹、王安石都来了

“玉楮流芳——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”下周开展

王楮流芳
上海
藏宋元古籍展
Pages through the Ages
A Selection of Song and Yuan Manuscripts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

“玉楮流芳——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”将于2023年5月16日起举办,包括安思远旧藏《淳化阁帖》、梅景书屋旧藏《梅花喜神谱》以及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《王文公文集》等珍贵文艺典籍悉数亮相。展名之中的“玉楮”,即纸的美称。



文正公尺牍
记者 王凯 摄

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副主任、副研究馆员陈才介绍,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数十部宋元古籍,有写本、刻本、拓本三种版本类型。这些古籍多为至精至美的稀见善本,甚至孤本,兼具版本文献价值、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。

展览名使用了以欧阳询楷书“欧体”,以方为主,点画劲挺,既欹侧险峻,又严谨工整,这也是宋元古籍通常采用的一种字体。宋元时期是中国古籍发展史上的“黄金阶段”,这一时期造纸术已进入成熟阶段,制墨术则步入转型期,印刷术趋于完善,因此这一时期的古籍载体以纸张为主,装帧方式十分丰富,有卷子装、经折装、蝴蝶装、包背装等装帧形式,采用手书传抄、雕版刷印和刻石拓印等制作方式。无论字体、版面、装帧,宋元古籍都体现出了艺术之美,因而也成为历代藏家的篋中珍宝。在考古界和收藏界素有“一页宋版一两金”

的说法。此次展览正是以其制作方式为序。

展出的《王文公文集》一百卷《目录》二卷,是现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,为南宋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本,由王南屏、房淑娟捐赠,系海内孤本。公文纸印本,即利用废弃的公文纸背来印刷的印本,上博所藏的这部《王文公文集》部分书背存宋人书札及公文。

“庆历四年春,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……”此次展出的《范文正公集》,正翻到流传甚广的北宋范仲淹名篇《岳阳楼记》那页。《范文正公集》是元天历元年(1328)范氏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。这一版《范文正公集》从字体风格来看是元代印刷的。一旁展出的元后至元三年(1337)范氏寒堂刻本《文正公尺牍》,收录范仲淹所写的家

书和交友尺牍,此本字体方整,尚未受到赵孟頫体道媚飘逸风格的影响。内容包括了范仲淹和滕子京的书信以及范仲淹为滕子京撰写的“墓志铭”。

曾为吴湖帆梅景书屋旧藏的《梅花喜神谱》由(宋)宋伯仁辑,南宋景定二年(1261)金华双桂堂刻本。《梅花喜神谱》二卷,按梅花生长的八个阶段,刊刻不同姿态的梅花图百幅,每幅图配题名和五言诗一首。吴湖帆重裱改为经折装,请时人赋诗填词并绘梅花图五幅,系孤本。

安思远旧藏《淳化阁帖》成为整场特展的压轴展品。这部让启功先生慨叹“不见真本不瞑目”的“法帖之冠”,

曾漂泊海外,为著名藏家安思远所藏。时隔20年,又在上海博物馆二楼展厅展出。这部北宋淳化三年(992)刻版宋拓本,被称为“最善本”,目前仅存四卷(卷四、六至八)。其中卷六为南宋《淳化阁帖》“泉州本”的北宋祖本,卷四、七、八是存世仅有的祖刻原石拓本。王铎、安岐、吴荣光等题签,王淮等题跋,褚德彝等题识。

本次特展中,《仪礼图》《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》等儒学典籍,《妙法莲华经》《宝篋印陀罗尼经》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等佛学典籍,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《王文公文集》《梅花喜神谱》等文艺典籍,以及众多海内外闻名的金石典籍、史学典籍,呈现了宋元时期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面貌。

展览期间,上海博物馆将为公众奉上系列学术讲座、社会大美育课堂、学生工作坊等丰富、精彩的活动。展期将从2023年5月16日持续至8月13日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

波提切利的忧郁,你看到了吗

◆邵宁

最近,“波提切利”成为上海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高频名字。“从波提切利到梵高: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”在上海博物馆刚刚落幕,正在上海东一美术馆展出的来自乌菲齐美术馆的“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”主题展,同样人气火爆,证明了这位艺术家在西方美术史上的地位。

波提切利的艺术有着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,那就是明丽淡雅的色彩、流畅轻灵的线条,以及细润而恬淡的诗意风格。波提切利特别善于画女性,他笔下的女性有着极强的“辨识度”,在我看来,可以总结为“三长”——修长优雅的体型、椭圆略长的脸庞、长长的天鹅般的脖颈,还有精致的五官,以及略带忧郁的眼神。

此次“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”大展共展出10件波提切利的原作,包括《三博士朝圣》《女神帕拉斯·雅典娜与半人马》等。《维纳斯的诞生》和《春》(见右上图)是美术史上的两幅表达爱和人性的杰作。由于两幅名作不能出境,所以,此次由乌菲齐美术馆独家授权的同尺寸幅复制,来到上海。据介绍,馆方先对原作

拍摄了1500张照片,然后由高标准的专业公司进行复制,之后再由艺术家用波提切利时代的蛋彩进行描绘,甚至在描摹树叶和头发时用了999金粉,笔触清晰可见,整个复制过程非常严谨,可谓惟妙惟肖,独具匠心。

我曾经在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看到过两幅原作,由于是镇馆之宝,所以人气最旺,很难近距离长时间观看。但这一次在东一美术馆看到的复制作品,与原作几乎无二,而且观看效果可能更佳。在两件作品中,可以清楚地看到波提切利所独创的“晕涂法”带来的柔和、大气的效果,这些效果也赋予他笔下的人物更多梦幻色彩。这两幅作品均为神话题材。《维



纳斯的诞生》表现的是女神维纳斯从大海中诞生的场景。女神体态优雅,金发飘飘,完美的脸庞却有一丝迷惘。同样,在色调更为明丽灿烂的《春》中,大自然繁花似锦,生机无限,但维纳斯和美惠三女神却不见欢笑,高贵宁静中有几许感伤。

波提切利笔下的女性,为何有一种淡淡的忧郁?那是因为在十五世

纪的意大利,新世界的曙光虽然已经显现,中世纪的阴影还迟迟不愿消退。波提切利是人文主义的拥护者,他用画笔讴歌人性的觉醒,赞美人这一世间最伟大的创造。但是,生活并不是一杯甜酒,或是因为对黑暗的中世纪心有余悸,或是对文艺复兴的春天的担忧,突出的社会矛盾也使波提切利的思想发生动摇,因此后期的波提切利的艺术中又多了些对宗教的虔诚。

波提切利的作品是当时委托人美第奇家族的“艺术审美之标”,也成为后来数百年来美的典范。在此次大展中,观众可以深刻领略“艺术审美之标”的魅力。

除了著名的波提切利之外,这个大展中的每一幅作品,都值得细细品味。如有一幅佩鲁吉诺的小型油画《抹大拉的圣玛利亚》,画中的女性非常娴静、柔美。但看着看着,忽然觉得有些眼熟,这不是拉斐尔的《圣塞巴斯蒂安》吗?尽管《圣塞巴斯蒂安》的背景更为丰富,尽管塞巴斯蒂安是男性,但是,从构图到脸型、五官,甚至表情,和《抹大拉的圣玛利亚》几乎一模一样!佩鲁吉诺是拉斐尔的老师,看来,拉斐尔“偷师”倒也挺不客气的。

还有一幅大型油画《围猎大象》,作者标注:佚名(耶罗尼米斯·博斯的模仿者),画的是一些人和生物拿着各种武器在围猎中央的大象,风格有些怪诞、暗黑,地上还有一些长着人脸的丑陋怪物。展厅里的作品大都是宗教、神话题材,或是肖像画,这幅作品显得与众不同。实际上,它想表现的也是社会与宗教的对撞,采用了象征、荒诞的手法进行表现。可见文艺复兴时期,艺术家的创作同样题材丰富,表达多元,多姿多彩。